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大素
明用諸法
備用咸方
臨證治案
春傷於風大素

時病論
卷之二

時病論

林旦北劉賓臣觀察臨書

三衢養鶴山房藏板



R254
58

10-1
K-37
10-1

此端印中
雷嶺修堂
早隹

豫章鄧燦堂手梓

序

自來濟生之道莫大於醫非博覽羣書不足廣擴見聞非深明脈理無由動中肯綮近世淺陋者流竊閱俗書本草鈔記十數成方六經茫然氣候莫辨侈口自命曰知醫一臨證時幸而獲中誇功固無足怪不幸適增其劇變在俄頃自問何安醫慢云乎哉衢郡雷君少逸以醫學世其家名噪遠近爭相延者無虛日嘗來署診余脈談理至精且確立方投劑服之輒

效於此道誠三折肱矣心契者久之一日持是編問
序於余披閱再四竊美其恪承先志亟於濟時所有
一切方書歷覽不可以數計妙能由博返約融會聖
經賢訓采其名言要訣神明而變化之法古不泥乎
古宜今不徇乎今凡先時伏氣當時新感後時餘患
以至變證兼證錯雜時不一治亦不一旨宗內經法
守長沙於醫林中讀書得間獨具隻眼編中立案用
方瞭如指掌靡不盡美盡善所造非偶然也士君子

得志於時蒼生託命困則蘇之危則拯之灾患則捍
衛而胥除之刻刻以民間疾苦爲念唯恐一夫不得
其所至時值未達有心濟世權無所藉而扶持憫卹
之懷曾不能已則惟精醫一道有功德於民者匪淺
少逸以布衣軫恤羣生厘痼瘵而深拯救猶復不沒
先志抒其心得著是書公諸世冀海內學道者同遵
聖經隨時審證不至輕視民命由此天札之患除俾
斯世壽域同登太和翔洽昔陸宣公道在活人范文

正公志在濟衆燮理陰陽之功少逸不皆備之耶然
則是書出其裨益於世者亦安有旣哉

光緒九年仲秋月儘先補用道知衢州府事前京畿
道監察御史楚北劉國光賓臣氏拜序



序

余素未習岐黃而喜讀醫書諸家立法各異宗旨不同豈古今人時代前後各殊而病亦因之有異何古人之方施之於今而輒不合因悟四書中問仁問政衆矣夫子告之各因天資學力之高下淺深氣質之剛柔純駁未嘗執一說而概施也醫之道不當審其時因其人辨其受病之淺深而妄用方藥以冀一遇乎然而知此意者實少三衢雷子少逸先生精於醫

道名噪一時余自光緒初年以來六至柯城龔甥家
觀雷子所開方藥輒中病始晤面訂交聆其緒論實
能洞達經旨不泥古仍合乎法必審時而論其病因
人定藥因病立方後出其所著時病論八卷讀之益
知其學有淵源本自庭授天資學力尤能宗主長沙
上究聖經之奧妙誠醫學之正宗救世之寶筏也今
議付之剞劂公諸同道因問序於余余未涉藩籬烏
足以序雷子之書但聞之喻西昌曰醫者意也能得

其意無論主溫補主滋陰主脾胃主解散古人之書
皆供我之去取偏駁淨而良法存此書一出海內之
知醫者可以無拘古不化之病初學者亦不敢有海
捕雜施之誤其功豈不偉哉且書中時字之義大矣
欲知其說者則司天在泉之說不必刪五運乘除之
氣所必辨有先時而伏之病後時而乘之病立方之
變動不居不猶是孔子之故進故退孟子之飲湯飲
水之意乎自維謏陋敢以管窺蠡測之說仍以質之

雷子焉可

光緒九年癸未菊秋儘先選用知府賞戴花翎前

內閣中書委署侍讀愚弟吳華辰拜撰



自序



甚矣醫道之難也而其最難者尤莫甚於知時論證
辨體立法蓋時有溫熱涼寒之別證有表裏新伏之
分體有陰陽壯弱之殊法有散補攻和之異設不明
辨精確妄爲投劑鮮不誤人然從古至今醫書充棟
而專論時病者蓋寡豐因謹承先志不憚苦口而特
暢其說焉豐

先君別署逸仙好讀書喜吟咏嘗與
武林許孝廉葉帆龍邱余孝廉元圃徐茂才月船酌

酒賦詩迭相唱和著有養鶴山房詩稿旣而棄儒從
程芝田先生習岐黃術遂行道龍邱晚年曾集古人
諸醫書彙爲四十卷名曰醫博又自著醫約四卷書
中多有發前人之未發者同人借鈔者衆無不稱善
咸豐十年春鄰居虞拱辰明經助資勸登梨棗甫議
刊而西匪竄擾於龍倉皇出走其書遂失是時豐父
子同返柯城冀賊退仍覓原書於借鈔諸友處使數
十年心血所萃不至湮沒無傳乃未及兩載先君

溘然長逝噫禮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

爾

豐

求

先君手澤而不可復得清夜自思未嘗不

泣然流涕今僅留方案數百條皆隨侍時見聞所錄

其中亦有論時病者悉以授之從學程曦江誠細加

詳註編成四卷展誦之餘猶髣髴趨庭問答時也因

憶

先君嘗謂

豐

曰一歲中雜病少而時病多若不

於治時病之法研究於平日則臨證未免茫然無據

豐

謹誌之至今耿耿不忘嗟乎自

先君見背又二

十餘年矣

豐

歷覽諸家之書引伸觸類漸有心得每

思出鄙論以問世俾世之知我者以匡不逮又自慚
一介布衣才同襪線爲大雅所譏輒復中止奈同志
者固請時病之論刺刺不休爰不揣謏陋將陰陽應
象大論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殭泄夏
傷於暑秋必痃瘕秋傷於溼冬生欬嗽八句經文爲
全部綱領兼參先聖後賢之訓成一書以塞責首先
論病論其常也其次治案治其變也竊謂能知其常

而通其變則時病不難治矣所望知時者按春溫夏
熱秋涼冬寒之候而別新邪伏氣之病更審其體實
體虛而施散補之法則醫道雖難能難其所難亦不
見爲難願讀是書者之無畏難也是爲序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中秋前一日三衢雷豐少逸氏
題於養鶴山房



凡例

一是書專爲時病而設、時病者、乃感四時六氣爲病之證也、非時疫之時也、故書中專論四時之病、一切瘟疫、概不載入、倘遇瘟疫之年、有吳又可先生書在、茲不復贅、

一諸論皆本內經諸賢之說、毫無杜撰、但內有先宗其論、後棄其方、或先駁其偏、後存其法、非旣信又疑、蓋欲擇善而從、豐卽偶有一得、亦必自載明白、